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閒暇辯理萬機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尺四一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尺四二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喚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清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蔡力之士也

疏後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蔡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土王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尺四三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杜杖而去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元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王輅也越國之人頻弒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王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援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北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天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

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御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御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若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天罪過故知御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也

趙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殺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臣坐而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臣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

原憲華冠緌履杖藜而應門

疏緌曬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繫奢故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慝飾車馬以衒矜夸君子恥之不忍為之也

曾子居衛縕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縕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剥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衿見肘屨穿而踵決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也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飧糜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重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為儕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於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疏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賓領悟彼此歡娛也

予貧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天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此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天貪利役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畝下曰畎清泠淵在南陽西崿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恥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泠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守貧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懷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回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遺時自利也

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己福願人之險以為己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亂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必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